

續

者

舊

績者舊卷九

瓜里六幕府之一

錢忠介公肅樂

乙酉六月東江之役瓜里駐軍者六家曰前大理丞會稽章

公正宸曰前給事餘姚熊公汝霖曰前九江僉事餘姚孫公

嘉績曰前刑部錢公肅樂曰前御史慈谿沈公宸荃而前分

守甯紹台道金沙于公穎亦豫焉予嘗為公作第二神道碑

今節錄之

錢公之傳典神道碑無異哉全氏文集今不錄

比干心

天地正直氣搏此忠孝心精神藏幽室挺拔凌羣陰高者出雲漢

卑飛沉刀鋸徒肆虐刑象終難尋

王燭頭

齊亡有義士乃在田野間頭顱扶故主血氣歸河山澹泊堅氣節  
富貴增其頑誰知枯枝 萬古留生顏

### 孤雲

孤雲遠為客悠悠感我思其霞添作彩映雪淡相宜不遇風雷險  
安知日月慈還當歸岫去前路蒼茫時

孤雲失羽翼纏綿起悲風明月不照地衆星浮蒼穹不恨已孤散  
所憂天蒙茸甘心守寂寞捲迹還虛空

孤雲無意緒獨挂山之峯聖賢尚神化轍迹反蛇龍鳥道八千里  
關山一萬重吾其奈何哉洗耳空聞鐘

### 除夕

新故一朝變因之感世情竹聲喧四野愁思滿空 日暮風霾急  
林間鳥雀爭私心問天地何以歷晨晷

續者舊卷十

殉難諸公

華檢討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本定海人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  
家勤同受學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事漳浦黃忠烈公已而同  
受知于新城黃公瑞伯華亭陳公子龍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謬  
謬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為月旦以恩貢入太學  
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議豫于六狂生之目論  
功受兵部司務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捍師枋承  
諸經畧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  
如雨不退檢討雅素勁挺雖錢忠介尚不能盡其之合遂謝去  
是為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州  
彈丸地而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為辭檢討遂謂人心未去也丁

亥乞師翁州總兵黃斌卿不應而慈谿大使馮侍郎京第海上  
書事洩牽連檢討捕入獄或曰故太僕謝三賓所為也因中作  
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勤共董公德欽志力營救出之檢  
討不以前事為懲謁李侍御長祥于東山侍御必欲以海師為  
聲援於是再入翁州而馮侍御亦在力勸斌卿赴之斌卿終猶  
豫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  
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為憂將軍之以蛟關范公子屯芝當以徐  
給事孚遠之師會可將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  
當以王職方翊太蘭之師會可將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  
子邦珩管江之師會可將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蛟之師  
會可將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道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  
謨二營之師為內應可將千人何庸寡以助為憂將軍之師未

渡曹娥李侍郎長祥當先下紹興以將軍東山之寨必有使  
者除道以俟斌卿猶不信檢討恨甚歸復會楊公文琦往曰屢  
失會期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監司而下皆送  
至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  
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皆楊王諸公經營聯絡  
飛書發使日無寧晷至是以為功有緒矣而所遣大蘭布書中  
遂為謝三賓賺取盡得其詳由分守道以告之直指乃詭期不  
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  
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州兵入關直  
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  
二將軍不敗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揚帆而去直指乃大刑  
訊檢討究黨與檢討惟獨承力辨布書中楊王屠童諸公皆不

豫乃再拷之檢討大報曰有黨有黨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  
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難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  
法而下皆同謀也終不屈而是日三賓亦為人所告枝秀豔其  
富欲并殺而取其室乃同繫獄且使人語檢討曰三賓汝怨家  
可力引當為汝報仇及共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  
送穎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三賓在旁搏穎以  
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  
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有白光  
一縷冲天而上監國還軍翁州贈檢討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  
佚僅存過宜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  
錄藏于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志感

楊子經誰繼荒齋漫撫琴愁殘千丈髮詩碎五更心  
慚對陶潛菊  
懽求陸賈經全身名同寂寞老大負光陰

秋興

輕雲薄霧奈秋何漢時秦陵野火過故隴松楸封封  
鉄馬荒城荆棘  
嘆銅駝烟寒錦樹齋宮靜月淡雕樓閣道阿渺、  
蒼梧斑竹淚飛  
湖風雨夜聞多

王評事家勤字貞一別字石雁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不可一  
世其師友淵源皆其過宜公同其子即華公壻報王稱制以選  
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豫于六狂生之目江上  
召為大理甫期年而喪職戊子翻城之役議分道集兵華氏主  
中甄初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  
山之寨相授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蘭之師也評事主東南



甄乃踰姜山至管江得死士三千餘人偕其豪施宗价杜懋俊等屠牛醜酒刺血盟誓約已翁州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令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三賓告變直指遣謀者入管江評事曰耳自有異搜謀者得其微遂斬之鳴鼓聚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大將常得功以遣水師過其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鬪別令死士護評事趨翁州中途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有顧氏子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三賓舊識其人密以賂令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荐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斗樞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桐范公子屯芝等以其獄吏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傳以為出自評事華聞而驚曰評事寧有此詛之則果顧氏子所為也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塘或以為有生望矣

評事曰吾亦何望為覆巢之完卵哉及累訊矐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日死焉評著書滿家尤長于經諸經俱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闡集亦無完本

喜雨

好雨乘時至當春報有年樹顛千疊溜表浪一川烟鳥羽翻山翠花光泛水簾隴清更雅喜慶大田篇

公無渡河

聞教長吁履及寢門之衝水折滯使我眼注、淬手而呼吳伍晉楚三閭豈亦有不得于此寧置身供魚口之餽拚妻也何置爺共姑一視夫

評事自註云末句添多少偷生人話柄

絕命詞

血焯流鮮上碧崢創茲包肝祀伍祊徒手猶驚轟浪陣不暝西冷  
高挂清

慈老至今王罪報翹子先朋馳函拔除符未獻北海竭可割臣

寸貞

評事子解州曰先朋謂華公石也

董給事志寧字幼安遠祖之邵居奉化其孫仁澤仁毅仁霖先後

成進士仁聲官至殿閣三傳而為恭禮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

母隱居黃楊畧中公之八世祖也由公諸生食餼貢太學以名

節自勵乙酉六月江南師潰公徧謁同里荐紳勸以起兵聞者

皆笑以為狂獨刑部員外郎錢公是之願其事英能 集 閏

六月初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

推錢公主其事而故太僕謝氏家富耦國新從江上迎大兵歸

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受新命仍舊任謝氏遺之書曰

渝、此、思拚頭顱以披猖于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將  
軍以所部來六狂生事即解矣僕請以千金為壽六狂生者陸  
公宇燦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勤毛公聚奎而公其首也會  
之仁中悔致書錢公請自劾翌日帥所部至大會鄞人于演武  
場謝氏不知也揚、來赴以為殺六狂生在漏刻坐定之仁于  
袖中出其書朗誦責之謝氏戰于前奪之仁怒麾軍士斬其首  
祭燾謝氏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監軍至會稽授公大  
理評事視師瓜里而謝氏亦至會稽以賂結戚曉張氏田散僚  
駮濟東閣且假勅輸義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棄官歸  
甫一年江師歟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是時浙地盡歸版圉  
祇舟山石浦未下殘明遺老稍、于浙東山中結寨拒命而李  
公長祥王公翊兩軍為主盟公其華王諸公計以王公軍下寧

波而已翻城應之因連李公軍以紹興馮公京第聞之請以舟  
山之軍來會刻日部署已定復為謝氏所謀知發其事四出搜  
捕五君子皆死公獨逃之舟山為遊 嗚呼大清為天命此眷  
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于浙東浙東一道且不支何有於寧波  
諸公之耿、未下雖云故國故君之感亦誠愚矣然而稽古在  
昔終不能不比之厓山一輩人物况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  
以益難也監國既至舟山遷公兵部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  
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策應海上辛卯舟山又潰公自刎死遺骸  
在海上陸公宇燦捐募人致葬城北馬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  
吾則一足啟視果失右趾束蒲補之說者以為文山之見夢于  
髮經也公娶徐氏繼羅氏子士駿士驥羅孺人聞公訃仰藥而  
卒士駿兄弟育于高公宇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臨海不返一門

節烈之盛實希有云雍正庚戌公之從孫清越乞予表墓乃再拜而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

題朱節母傳

白髮孀居不世情清冷壺範著賢艱臨風血淚啼鵲慘和雨灰心  
哀艸生塵鏡秋深空壁落星閨曉曙短檠橫柏舟遺詠光千古應  
並青編日月明

屠駕却獻宸字天生諸生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江南之亡也天  
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而歸道之姚江則孫熊二  
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諸軍門二公奇之留叅其軍事次日勤人  
亦擁錢忠介公起兵會于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憫勞之曰君可  
謂先平陰之後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為小營軍于瓜港之龍  
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已而江上潰角中歸里先是尚書慈水

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北來諸師幕中天生欲  
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有海道中  
營游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奪天生此居之半居之馮  
氏客傲其有異微說之二人視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  
人故史閣部麾下也閣部垂死屬我輩必無負明室豈忘之哉  
將隱忍有待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常人且一切來往踪跡吾  
亦稍覺公勿疑願効死力天生大喜即從衣領中出閣部牒示  
天生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兵備使者予公矣于是華公適宜頻  
乞師于翁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宰祀史閣部于天生家二  
將軍預其盟已而翁州師期至遂合諸道師將大舉天生以將  
軍內應先一日故太僕謝氏生變諸道皆為大兵所阻不至祇  
翁州師至城下陳仲二將軍林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枝彥登陴

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即調城守營  
兵分鎮諸門居民敢出衢巷瞻眺者即斬殺之二將不敢廢翁  
州知有備次日遽去天生其董公若思走天台枝秀遣人大索  
追及執之戊子五月二日其華公適宜楊公楚石四人同死于  
市而陳仲二將軍者周旋天生于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  
軍翁州贈天生大理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牛氏賢而文  
其媯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媯之  
歸自經以從一字子亦死于兵遂無後



董推官德欽字若思兵部侍郎之孫隆萬間董氏其屠氏並以甲  
第雄甬上稱世臣而若思其天生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  
也若思納衣冠于文廟慟哭已而華王諸公奉錢忠介公起事  
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事去  
角中歸里戊子翻城之役華王為謀主天生其若思並豫焉將  
合諸道軍大舉若思曰諸君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 賈其  
家資以侍已為謝氏所發四出追捕若思其天生同走天台巾  
道被執當諸公之聚謀也適宜抗爽而疎天生其若思皆戒之

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寔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識之謝氏者果其人也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用之諸義士聚議亦已過宜為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尚可免况過宜既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以有為乃私為之行賂于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勿為過激語天生其若思諾、獨楚石楊生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為謝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僨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其過宜厚亦頗咎之過宜雖矣辭以謝而不能無拂于中故述二君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諂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訓茂才耳非有折圭裂爵之寵于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于原原者也可以不為而為之則其拚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謂

萬一得當即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誠足見楚石之壯不讓天生若思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子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季翰許遠傳之例也天生若思既不得免卒其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若思之母周太孺人賢母也歲受明節婦餼丙戌每戒若思毋再受若思所為母實督成之云

楊推官文琦字瑤仲別號楚石太僕美益之元孫監紀推官秉彝之子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勗諸子里中以楊太公稱之太公七子長即推官次職郎中文琮次文瑛早卒次監紀都御史文瓚次都督府都事文球所謂楊氏四忠者也又其二文珽文玠皆以四忠故遺戍斃于道推官最善交當世豪杰以引進諸弟江之後御史奉監國命入聞君父留之命之溫知其有

兄名推官試之推官對言當今宜作馬上天子未可扭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即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及浙東失守仙告急思文出走推官乃就御史于建延之關共商以向而太公方挈至同避地于春順之茂竹園欲求思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之翁州一隅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相首尾于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

其大蘭王翔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立西南一道已而布書事  
洩分道急捕推官四人謀于野聞變或逃推官曰吾以義動  
而臨難不赴將陷父于辟安用義為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  
因遣御史都事入闕時告變者御史不肯都事變服走推官就  
獨遠職方訊慷慨無危詞但言御史不豫宜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時  
華公已先在獄聞之淚淫下而太公因索鐘傳語謂一日未  
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嘆太公之賢初華公以  
獨承帛書書字事欲盡脫諸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  
遂其華公首先論死戊子二日畢命夫人沈氏亦自經推官兄  
弟俱有集御史尤多皆散失推官祇存獄中詩二句

題獄壁詩剩句

此時正可望聖賢嚴劄勤奉敢欺廢欺

楊都御史文瓚字贊玉別號園石推官文琦第四弟也崇禎己卯  
舉人秀異穎挺丰格標 所交皆名賢其贈荅篇什最多喜染  
翰一花一名靡不怪妙臨安張季初者故孝子有女艷飛二書  
史善琴擇壻得公公故貧士厚資給之壬午父病瘵公在外家  
徒行走五百里急歸刲服和藥以進立愈况兄無室出婦姪為  
聘娶東江建國公父帥諸子從軍公授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  
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節于天與將來無損于配天之業時  
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為然而同里張公蒼水尤出揭力排之公  
乃入閩思文君對又力言當力聯絡閩浙以為同仇不當先起  
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思文然  
之即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飢按親疏發帑金  
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時用為雲南巡撫力辭請

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以圍合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  
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已潰僇 告急  
思文出走初張夫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畧嘆曰干  
戈載道吾道從夫以死耳潛自少壘渡江至鄞而江已入閩八  
奉太公復至閩周避地于泰順踰時返甬上戊子之役公兄弟  
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公曰翁州黃斌卿者未可信宜慎之  
公以為然不意翁州未嘗愆約而華公所著大繭帛書中途為  
夫已氏所得密揭告變揭中列推官及公名并及都事于是推  
官議獨承公監不可遂偕入獄、中吟誦如平日其同難李公  
昭武倡和極多已而推官卒其華公獨承當事亦遂坐推官而  
公公出禁已八十日夫已氏卒以胎書于當事必殺公乃復逮  
五月二十六日赴市公大呼高皇帝不絕而死張夫人乃負公

尸紐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為因治棺衾皆雙具召函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乞為楊郎兄弟作傳吾死亦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以書遺戒曰楊郎無愧于天地無愧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為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愧于楊郎此遺二女楊郎在囚中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于太公之前後纒被不死怒曰將墜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遯索不即發復投纒而絕公此著最多其卷稿詩稿烏史蟲史太公皆親為哀寫藏于室今皆不可見矣惟和陸太守落花詩獨完好更撫拾其殘斷之本茲列于後

落花詩三十未錄

拜正學先生祠

一死貞心天地知龍山儼建報忠祠啼鶻十族甘為血扣馬千秋



更有碑落日平原依舊恨淒風古木積新悲遺備未泯猶堪讀哭  
向蒼天問所私

楊都事文球字天琅御史國石先生之弟初御史張夫人之奉太  
公入閩也寔以都事從行甫至閩御史適他出亂兵過執太公  
走都事亟往逃之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跡于路、人情  
其孝數日得金數千緡齋入賊砦以數不足猶欲殺都事對父  
長慟賊亦感動駭太公出俄而御史返避地於茂竹園訪思文  
消息以謀危從克不得而歸戊子之難再入閩將依錢忠介公  
而公已卒乃謁劉閣部中藻于福寧閣部曰稅君為王元德之  
弟仲德則老夫幸甚今叅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欲婚之曰  
謝三賓仇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事死  
之

對燭

醉後闌刑暫隱几醒來相對讀音徽鐘殘燭滅花將瘦漏盡更寒  
葉正飛見說干戈天地滿可堪舟楫廟堂遠披襟欲作聳人句思  
入天空夜半歸

看落葉

兩岸秋容面、生長江倒影宿鷗鷺烟翔曲徑千岬斷霜落寒山  
萬樹輕半浦蘆花藏釣艇數林楓葉送歸旌客中無酒心如醉憑  
眺身疑入畫屏

楊臧方文琮字天璧公鼎先生之仲子也其好事不減于長兄二  
弟江上授職方郎中翻城之役株連四友頽獨遺職方及推官  
既死御史出獄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御史猶豫未  
決職方曰弟但去有我在已而果復達死張公蒼水以爭聞事

不喜御史至是至海上遺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  
參辰并以詩吊之職方乃間行謁張公抱臂痛哭託以聯絡中  
土事自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勿以前禍為戒已  
而海上之局日削癸卯太公卒是年有降卒來自海上言職方  
將引海上將趙尅為患逮至錢塘嘆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  
矣且吾孤雁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腕而卒夫人李氏先卒  
楊氏自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煇文  
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于道一門遂盡職方之死葬于  
杭西湖之南屏其 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同年前太僕石  
門曹廣葬楊氏父子兄弟十棺于鏡川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  
附之詳見予所敘楊氏葬錄

題省下獄壁詩剩句

恨深骨月誰能恤  
冤及妻孥何足論  
憑誰瘞我孤上魄  
是梅花月是魂

張侍御夢錫字雲生  
殘明六狂生之一也  
乙酉六月六日狂生謀  
起兵幾為夫已氏所殺  
幸免以茂才布衣入幕府  
授司務尋進侍御  
又五年庚寅十月竟死之  
六狂生之起也  
董華諸公皆司書檄  
奔走其間  
頌文弱非能豫  
兵革也  
惟蒼水張公

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  
大張君小張君以別之  
江上既失山寨  
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  
曰馮家軍則寧溪也  
曰王家軍則萬卷

也曰李家軍則研為糝也其餘草窳團聚不可屈指而蒼水亦軍於平岡與侍御大皎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君小張君時天下已定海隅窮山非果有規恢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中資糧庠屨聊相應接雖重為粉榆之累而一綫之喘實賴以延庚寅大兵洗山蒼水入海研齋亦去馮王二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顧其侍士素以恩相依不去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聞夷傷畧相等而衆寡不敵遂死百五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突圍而出者三人翌日有負侍御尸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則其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于是諸遺民有識此三人者事定相其求得墓基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過弔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為之哀詞嗚呼周之頑民皆殷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

鬼伯詈漢易地以觀其揆一矣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  
生亦固其宜

施公子邦价字仲茂施氏自明中予襲寧波衛指揮數傳至都督  
僉事翰總戎開府施氏始大即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甲冑起  
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武備兼習

之既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于應襲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  
甬上世家極盛荐紳子弟迭相酬酢今子于其中所謂碧梧翠  
竹者也國難既作思執干戈以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  
顯名入者錢忠介公起師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  
換授都督以病未上而江上又破益鬱、不得志會華職方謀  
引海上師復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  
三千人管江諸社為之魁其餉吾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  
乎評事大喜 告職方乃共議以職方主中甄評事其公子主  
東甄慈谿馮氏主西甄先數日夫已氏發之城中大索公子時  
在管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  
丸地然山谷岩險逆得負嶠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此佩刀自  
刎曰吾不負此刃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平

之都督塔也密遣人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  
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勿替予過鄭氏見壁上懸  
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已淚落因  
乞予表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獨甥  
為之主亦已幸矣



續者舊卷十一

殉難寓公之二

前督師馮公諱京第字躋仲亭者稱為寧谿先生慈水縣人也馮氏于漢上門資推第一公之曾祖莊顯先生受業王文成公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為宗旨所造邃密公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諸父都御史元颺兵部尚書元颺世所稱大小馮君東林之巨子也公內承二父之教出則師事戴山漳浦兩先生退而其復社名士上下其議論四方士子來謁大小馮君必先登公之堂公為之次第其姿詣而甲乙之以進之二父之前莫有失者而公之學亦以是日益進都御史撫津門有祥子嶺却敵功公擢其勞毅宗錄之尚未及用公將從津門大興屯田募勇士于膠萊全復等地自成一旅以為神京捍衛之需其所墾荒已數

十頃而北都亡南都奄禍大作公不復入南中乃遊于閩而南  
都又亡閩人奉唐主稱制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召對慷慨聲  
徹殿陸思文大奇其才授職方主事已而改監察御史按浙甫  
入浙而浙東陷閩亦隨亡公集慈水諸大校將兵而為大兵  
所捕乃跳身入翁州翁州為威虜侯黃斌卿所守浙東之未入  
版圖者也是時大兵雖定江南而吳中豪杰出沒太湖皆以翁  
州為外援尚書陳公子龍輩說松江提督吳勝屯來歸而以帛  
書告翁州欲得一軍應之斌卿竟不欲往富平伯張名振時在  
石浦與公善公勸之行乃刻期以往至崇明颶風覆舟沈侍郎  
廷揚死之公等皆被執中途得逃歸縣州而松以失期事洩俱  
戮斌卿本志在自守而名振之軍盡喪公鬱無可計事者乃  
至日本乞師初日本之議發于平夷侯周鶴芝鶴芝少時往來

日本其撒斯瑪王善日本三十六島東京為國王其下一島各  
 有一王而國王以大將軍當國總制三十六島撒斯瑪于諸島  
 中最強其大將軍相首尾鶴芝以水軍都督副斌卿守翁州因  
 遣人請于撒斯瑪王得乞師于大將軍已許之矣鶴芝刻期遣  
 使而越中兵部尚書余公煌以書止之曰恐為吳氏之續也鶴  
 芝不憚而止及入閩自道其義子以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  
 要領而還于是公日責讓斌卿以不用鶴芝之言願得身往日  
 本以成要約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副公以往至長崎會日本方  
 典啟羅巴國構難解嚴不聽登陸初啟羅巴欲行其教于日本乃使以天主像往日本倭佛  
欲暗因日本不覺之乃盡殺其行教者生埋土中與其船于  
島口煉家河焚之刺天主像于通衢必踐踏之于是啟羅巴復  
仇攻日本日本  
請和而未解  
 公于舟中朝服且拜且哭凡十有餘日不分旦  
 暮日本之人初見而哭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會國王遣人

巡視見之取公血書以去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公曰中國  
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于吾境不亦耻乎是當援之乃言  
于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公先選留孝卿以俟命日本自

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承平已久長 兵革又聞其國 有中國

登科簿錄謂使臣之來無科甲大臣以為輕之嗚呼有明三百

年天下半為甲科諸臣把持及其亡也而侈談經義之徒大有

力焉不謂積習流傳遂浸淫于海外亦以科甲宜資材則可為

長嘆者也孝卿既久留長琦長琦多官妓妓皆居大宅無壁絡

懸琉璃窗是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日夕酣淫見輕于其國

于是發師之意益荒但致洪武錢數十萬以報聘日本貯洪武

用至是以公既乞師不得又責斌卿令以壽兵西畧寧紹台三

府會勤之董給事志寧華職方夏揚推官文琦以帛書連衡李

侍郎長祥王職方翔而欲借翁州之師應之已再請于斌卿而  
不得乃告公、大喜強斌卿師從蛟關入而是一日夫已氏所  
告城中有備長祥翔志寧俱亡去夏等死斌卿俱引還益鬱、  
不憚乃之湖州時太湖尚未靖而公起兵于天目山中大擾歸  
安烏程諸縣尋敗復歸四明乃募溪上義從其王職方翔合軍  
以杜畧大兵以團練兵破之職方走天台公匿山中職方以天  
台之軍至公亦振旅出復合軍守之時戊子之冬也明年監國  
自閩中至 發使晉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再乞師于  
日本卒不得 還復與王職方合營于西山之迴風洞  
中初公以董華翻城之役刊章大索大吏遂以其事聞  
世祖章皇帝詔拘其家屬以招之公急遣壯士入慈取寶已不  
及孫枝秀既招公不至

詔取家屬竊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葉氏聞有徒燕之  
報微言勸以自裁老不甚省夫人嘆曰婦無事不當聽命于姑  
至今日難守此小諒矣夜半投闥不死血涔之下強起縊而死  
大帥又戮公子領以脅公、仍不至太夫人遂徙燕以道卒又  
得所寄妾于他家令作書招公妾曰頭可斷善不可作即作亦  
保公不降也公自是每日東望臨河而泣必繼之以血然自是  
性頓厲御下漸酷公本儒者將畧非其所長又伉直界岸頗以  
門第自重雖得將如斌卿名振輩皆強視之山寨諸洞主益蔑  
如也或勸以方當喪亂宜畧去資地相與講布衣昆弟之歡以  
收群公力公亦是言而不用每共諸洞主議事多此不合則佗  
倅仰天良久裂肌拔劍斬案而起時因呼為馮斬案董戶部守  
諭嘆曰躋仲之忠可矜而目重腫受病良可惜也講學未醇之

害也。于是諸洞王幾有欲殺公者。公自喪太夫人矢志茹素。不  
近。媵妾與士卒同甘苦。每日再食。惟益寒則解衣于卒。自褻片  
絮。傲冷暴露雪中。故能憚其威而亦懷其惠。時翁州以彈丸之  
地。倔強自稱。故國以此以得偷安者。以山寨故犄角也。而山寨諸  
洞主多伏莽。其孤忠為國者亦惟王公。洞王公。江其公。三人而  
而已。監國再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公憑依空山偕大兵  
百餘戰。雖無成績。然亦屢挫大兵。庚寅大兵以為欲取翁州。必  
先洗山寨。則莫敢乘吾之後。十一月十一日。以重扼大蘭。其南  
由奉化。其北由餘姚。連營三十餘里。四入搜諸寨。公之麾下王  
昇最為親將。其人狡惡。時假公名飲餉。皆中飽之數月。前已  
與大兵納降。而公不知也。大兵入山訪寨。瓦解二王亦航海以  
避。軍鋒公恃昇言以為無虞。乃移營杖錫之灌頂寺。時公甚病。

或告以當急走昇復過之翌日大兵至十三日械見大帥則已  
委頓骨立矣及至帳中蹶然而起挺立不屈鞭笞雨下掠之乃  
扑于地時從公赴難者都督張元而下尚五十人明日行刑乃  
支解之以力共刳其心醢之為羹蓋報積年構兵之恨也而五  
十人從公者乃皆死遂梟公首拋公骨大帥部下士卒願得公  
一肩一脣食之許焉因負以去蓋公鬻桑之餓夫也鄆之義士  
從是卒得肩胛招魂葬於鄆城北之馬公橋張元河南人也山  
寨既平翁州遂陷蓋自甲乙以來殉節諸公雖多未有如公之  
慘者顧敘功簿上謂以王昇反覆不忠伏誅乃知

聖朝之于公雖殺之而未嘗不憐之其所以酷死則諸帥之所  
為也嗚呼公雖受天之禍坐嬰慘死而有妻有子有妻有子死  
者五十人又有負公遺骸之卒則亦足以報公矣嘗謂公生平



大畧極似晉之劉琨其忠同其屢蹶屢起同其家難同而其明  
于御衆暗于知人亦同然要之其志可哀其節不可沒也公此  
著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也蘭易一卷荀小止一卷託  
名於晉之虞易宋之陶潛皆以訴其憤懣不平之氣今皆存有  
筆裕集則散佚不完初都御史兄弟以不得殉北都之難思得  
一當以報國而馬阮方用事悒以死臨終皆謂公曰吾兄弟  
未克之志汝與沛祖成之沛祖者都御史小第也公以為戰死  
不負其父兄而馮氏遂中落矣

馮公少遊學于鄞董陸萬諸先生之襟襟也及國難而後軍  
府亦在鄞之西山故列之寓公予嘗為公表墓而錄之不更  
作傳

識者詩

不幸好辯矢口以直指皂畫素吹夷虛蹠逞其旌鋒連挫坐客何以改之為模稜尺

不幸好談清言子、屑玉細唾矣髀疾驅塵尾松枝奪人自娛何以改之為無容瓠

不幸好哭途窮路歧徘徊一慟賊而紛馳何以善咲面破鞞皮旦旦解頤

不幸好罵輔以白眼牙關劍戟為禍不淺何以導諛承顏忍澠人稱善

尚們我舌弗生抵突孔子大聖有取木訥三後白圭斯為明哲曹公漏言自非血濺賀敦刑死引錐刺子中散獄中出憂志恫使口如鼻止宜斂氣使口如足所止縮、使口如瓶何言可耻

鄭賈程朱輯傳竊箋遽固李杜皇、大篇綴名勝連繁藉聖賢何

以師我曰磨堯堅

宋忠簡公墓

李綱初罷岳飛少壞汝長城天謂何不夢家山歸白骨空招冤鬼  
過黃河鷓鴣春恨年、早松柏陰風夜、多死去九原猶裂眼小  
朝廷已議求和

寄李研齋

在昔慚溫嶠于今恨趙苞國仇異家難 逐孺灘潮

公二女亦工詩既被繫大師道其致書于公乃各口占一韻  
聯自寄公予從王解州化碧錄抄得之今又失檢

雪竇山人魏耕原名壓字楚白甲申後改名又別名更本慈谿人少失業學為衣工于苔上然能讀書又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壻居焉因成諸生國亡棄之先生此交皆當世賢豪講求大節其于苔上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中勿恤也久之事解乃其婦安錢續曾居思溪閉戶為詩酷嗜事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輒唾之而其里人朱士雅與先生論詩拉頰倒近道見之亦輒痛罵不置然三人交相得因此并交續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其祁忠敏公子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然先生于酒色有沉痾一日之間非酒不甘非妓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先生至輒為置酒呼妓而朱張錢陳諸公左右久之先生

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  
夏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請  
入焦湖以圍再舉于是復有刊車之捕續曾以兼金賄吏得稍  
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軍來有此求于續曾不贖并怨先  
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于祁氏邇者猝至被執至錢塘吳  
續曾俱不屈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結  
客也士雅首以是傾家近道殺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渡江遇  
盜而死己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死真此謂白骨同歸者矣先  
生既死山陰李達陽遷經紀其喪其力亦以是遣戍錢唐孫詔  
卒購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于靈隱石人奉下勒石曰雪  
竇山人之墓鄭人墓在湖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死而次  
年張尚書蒼水亦葬焉鄭人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居于茗上

為晉時二沈高士故山有息賢堂因石其集曰息賢堂集自言  
其前乃劉公幹也粵人屈大均不可一世獨心折先生之詩嘗  
曰平生雪竇是我所知自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是矣大  
均蓋從先生寓鄞云

六疇士者丙丁而後吳越所指名也吳越之志士極多而  
其中最奇者為此六人雪竇山人則吾鄞之寓予從志  
雪竇墓即錄之

屈翁山曰雪竇平生以死國自許嘗有句曰人生壽命在  
在天須臾何必求相緩又嘗誦司馬遷之言曰匹夫藁葬  
何處不勉其志若此

### 忼慨歌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靈木徒步言歸耻就鄉里小兒

歲暮遠游其崎嶇二稚子

吾束髮讀書蒙朝廷恩澤兼祖宗以還世有盡人為清白  
吏不顧屈節異姓自甘窮餓汝母生于富族雖未知大義  
顧既侍吾中櫛固當勉同心但哀汝等稚小無知罹此  
困悴撫頂摩掌言 涕零語云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理涉  
自然夫何足怪昔陶潛系出長沙為晉處士耻事二姓屢  
經歲凶往、乞食潛有五男曾不以為怨堪為汝等標格  
也歲暮冰雪吾將行翳惟二兒勉焉

遙聞 嶽秀欲臥香爐頂瀑布落九天岩樹啼猿冷道遙叩東林  
孰玄莫深省將發蒲帆塘僕夫駕已整出門復入門行止戀俄頃  
紅月御海山白雲生湖嶺把袂佇西風珠淚雙、迸

對酒

老眼摩還黑燈花撥轉紅貂裘寒對酒灌木下悲風誅項思投劍  
興周憶夢態然徒未成大事能殺是英雄



續者舊卷十二

海上幾社六子之一

張尚書煌言

徐都御史閻公幾社長老也從亡海外復為幾社之集曰尚書靈公若騰曰都御史沈公荃期皆閻安人曰尚書張公煌言曰光祿卿陳公士京俱浙寧人曰都御史曹公從龍則雲門人別稱曰海外幾社六子而張尚書之詩最其閻公近予嘗為尚書作神道碑今節錄之不另作傳神道碑載在鮑琦亭初集今節錄之傳故亦不錄

間居

揮手歸鴻望已乖風塵依舊兩芒鞋人居閒處非佳境事到難時且放懷無限興亡看越絕何妨奇怪說齊諧孤踪轉覺支離甚一

任蒼苔自上階

戊子元旦步張鮑淵太傅韻

椒花幾度頌千春，惆悵瞻雲只遠臣。  
海國尚留桑版舊，山家猶見柳條新。  
三年噓雪雙蓬鬢，萬里乘風七尺身。  
賴有老臣犀劍履，相看端笏對楓宸。

翁州行壬辰

自從錢塘怒潮竭，會稽之栖多鍛翮。  
甬東百步戶，翁州居然天塹高。  
碣石青雀黃龍似，列屏蛟螭不敢波。  
聞鳴虎嘯爭如秦，婦女魚旄半是漢。  
公卿五六年間風雲交，布子南巡開宮殿。  
由來澤國仗樓船，為鬼魚人都不賤。  
堂怡月開幾絳秋，來飲馬滄海流共言。  
滄海難起越况，北馬非南舟東風亦異。  
兒便一夜輕帆落奔，電南軍鼓死將軍。  
擒從此兩軍罷水戰，孤城聞警早登陴。  
萬騎壓

城、欲夷砲殺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皆瘡痍雲梯百道凌霄起  
四顧援師無螻蟻農瘡奮呼外宅兒誓死痛哭良家子斯時布子  
在行間吳松渡口凱歌旋誰知勝負無常勢明經聞已破 關又  
聞卷戰戈旋倒闔城草、塗肝腦忠臣盡葬伯夷山義士志劍田  
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予細說令人哀椒塗玉葉填胥井甲第  
珠璣掩劫灰而今人民已非 觸麟跳竈後肉土花新 遺鐵  
黃石苔早坼缺折綠嗚呼問誰橫驅鉄柄禱翻令漢土剪 荒安  
得一劍掃天狼重酌椒漿慰國觴

楊芳生以徐國公高第浮海來晤于東甌爰贈一章

楊生美髯白、妝羅來自雲間映少微自言年少曾問奇南州高士  
則我師南州迨、不可極且去杖藜看山色永嘉山林稱妙絕君  
獨掉頭嗔耳食既疑雁岩構虹橋復怪龍漱剪鯨鰐着屐扶筇何

太苦丹崖翠嶂狂相招古人相馬如相骨君今看山但看笏相君  
胸中自有五樓十二城安用嶠舞巖之哭兀棋枰生能酒後能  
碁酒亦不辨聖賢棋亦不分雄雌左手一枰右一危撇擗大嘴誇  
兵械兵械無過古適甲君已稍、知涉獵願君持此覓封侯男兒  
豈肯長彈鋏君家子雲太糊塗那曉去陵赤伏符今君不向玄亭  
老差勝當年斧大夫

師次關山 甲午

長江如練繞南垂古樹平沙天塹奇六代江山愁鎖鑰十年父老  
望旌旂陣寒虎落黃雲淨帆影虹梁赤日移夾岸壺漿相笑語將  
毋俟后怨王師

重登蒸江天妃宮

羣山依舊枕滄洲風雨蕭然雜暮秋梅蕊經寒香更遠松枝帶曉

節還留荒祠古瓦興亡殷絕壁迴潮曲折流身世已經飄泊甚如  
何海外有浮鷗

歲在戊戌余行年三十九矣撫時感時事遂以名篇

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三十九猶憶中原薄赤風結束刮窮  
歲在酉銀魚常挂鉄衲襦金馬常懸玉匕首江東霜氣歛蕭條純  
鈎鏘澁沉槍朽棍橫露布浪飛善突九星槎莽犯斗風雲縮胸布  
應嘆日月膏肓鬼亦吼丈夫意氣豈勛名何況文章等蜀狗頭如  
許可奈何忼慨悲歌還自詔太史公牛馬走鯨涎鯨沫日攢眉虎  
符龍節憑誰手柳榆齷齪里中兒蠶·黃金竊佩肘帶礪山河安  
在哉五侯空縮龜文紐自昔英雄多妙年隆中圯上相後先如彼  
南陽鄧仲華丹陽獨晝雲臺有其人須眉尚宛然咄咄微軀真獻  
帝古今何代無廢吳雌伏雄飛更某·上不為富春澤畔羊裘翁

下不為山中宰相天子友不見諸侯原上瓜  
請為徵士門前柳誰能出處兩無憑  
躑躅千秋咲雜口莫論兵且飲酒今人爭羨古人  
賢後人亦羨今人否

復屯林門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止游  
人去鹿場仍舊跡秋高蟹浦  
豆晨餒空山臥犬教如豹失路  
窮愁狀似鴉自笑修營何太拙  
誤將島嶼作冰州

八月辭古壯絕命詞

義戰催橫二十年豈知位在于闐  
桐江空繫嚴光釣澤寰難回  
范蠡船生此鴻毛猶負國死留  
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  
敢望千秋史傳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壓岳

岳家祠慚將素手分三席猶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  
濤豈必屬鷗夷

絕命詞

我年四十五復奉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續者舊卷十三

壬午至壬寅諸忠詩

徐錦衣起睿字聖思少負才任氣喜為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壘  
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諸技既補諸生累  
試不售時對酒高歌輒嘆曰天生徐某胡為老之州間而使寇  
敵交誼也則拔劍起舞漫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  
莫敢忤視或跳而去于是遂相或遠之然每規人過輒苦口泣  
下其方正又如此既久鬱、一日忽埋故劍佩推酒床裂琴衣  
削髮師事經山浮屠雪嶠則又閑靜寡言粥、如真道者釋名  
和節字近公閱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實入其儒人亦  
受佛法甲申之難哭七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  
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南都每渴



則破關出握敵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鷄冠衣錦衣大靱如雷趨  
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元懋

公橫刀長揖曰介胄

之士不復為尊先人作拜願須飲我酒、至則連舉三斗迺去  
督師故其公同社亟引見于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乎臣  
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監國奇之  
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叅軍將江上諸營首鼠互相  
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願道遙坐老以自困  
乎每江上耀兵則出立矢石間以先衆諸管目笑焉一日晨起  
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而泣  
迺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大兵以為游騎不以為意亦遣將禦  
之則奮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為繼且戰且擁而  
公忽陷泥淖中道被執諭之降則罵大兵怒劓其腹實以草懸

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  
招魂以葬之百夫見公之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  
曰軍行必無後繼徒入虎口無益也公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  
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感觸而死以愧諸營之  
賦清人者至是督師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初聞遼瀋日蹙兩河內潰嘆息以為國必亡自雕一私印曰後  
明至是竟死初雪嶠之開堂于絳山也從之者二千顧未有付  
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瑞伯曰可矣即付之及公至請曰某或  
瑞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為雙旂香說者嘆雪  
嶠之為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師集中有和聖  
思軍中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父原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  
生未嘗受國恩而必棄其親以從軍斯亦不無少過是時如形

卷簾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江諸社皆以爲老之親因抗節而  
有不顧揆之處此不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然而大節如  
諸公要不可泯沒矣

杜秀才懋俊字英侯世居縣東之管江傳在鮎埼亭內第八卷

李儀部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謚忠毅松從弟也  
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  
之禍其時故家遺老益多孫其謀者及為降紳夫已氏所告五  
君子被繫降紳請其客曰盈城士大夫仇我矣當一網盡之于  
是復使其客上變次年人日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  
公斗樞與公為之渠大詆于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故其捐數  
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留身以有為者不能不  
為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然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  
嘆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及也論者亦當此大厄強項不  
屈而卒得不死以為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墮黑阱中耳  
今得見白日而死可矣于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日家人問遺  
言張目不答高公嘆曰吾愧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

年六十有二公知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四條  
四修城隍具器械廣積聚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  
文丞相諸詞更築亭于東山以為觴詠之地署曰水許取東坡  
水則許我之旨也又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北  
廣之南海縣人也為公座主亦遣其上庸師之直指使者荐之  
朝思宗召見贈以白金且用為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全  
多死宜與當國請以訪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  
覲史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  
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詩作入境詩皆此  
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與獲罪公等得召還再入對議  
用為給事中而三月十九之變作間閔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  
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

公朝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可據而止公曰吾求諒于先帝已耳卧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荐召為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業以為後國其所應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充王炎午之愴、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胤亦因蛟閔馬樞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丈至已媾居傾家為父而前御史人曹溶方在杭為助斂事同里萬春以其喪歸及文胤得脫而公樞至矣密人出公獄中所衣毳其毛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胤再下府獄竟已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為臬堂先生者也葬公于東臬之省魯安人邵氏文玉年二十其父溺于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控江面浮出既喪父削髮為比丘甬上稱為梵淨禪師者也又八十年曾孫世法勒石墓上而予

為次其畧

卷十三

四

相補草筆

張秀才棧字隆孫四峯七歲能作大書稍長之文詞為人恂、其  
物無忤家貧同產兄梗既折居先生每互相緩急或米數斗或  
柴一捆挾自之中更僕難計願善飲酒雖囊中困甚勿為止辭  
即陶然而臥容每過之欲有以語見其方醉則坐待之久而未  
醒或至獨日其坦率如此會國難作日咄、尋有改易常服之  
令閱戶坐室中取床頭酒獨酌既醺透床而走復索酒飲連舉  
杯百餘自摩其頂而嘆曰彼曲局者惡可以兵之乎乃往灶下  
得炭滿甕和以木屑置床下焚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時盛夏  
俄頃酒力憤盈而絕密人昇尸而出則遺體已紺色矣嗚呼改  
易章服異朝之制也違制而自甘于逆天至殺其身以從之于  
義則過然其志可原也彼其中或尚有好名而死者若先生之  
死更無豫于此也殆謝翱以謂獨行之士者耶吾區中以聞雍



而死者道秀才天生為最然世傳天生之死本末多舛至子始考而正之先生則竟罕有知之者悲夫

錢檢討肅範字錫九別字箕仲忠介第五弟也受經于忠介尤工書忠介起兵官其弟之從軍者並受監紀忠介並不受江干失守皆從忠介浮海而尔時監國從員缺落誥授文字忠介多以屬之檢討已而忠介請置吏官以起居焉閣學思理即荐入官忠介之卒也因閣部劾中藻其鄭彩爭忠介平之而不得彩反以此為憾忠介憂憤疾動遂絕藥餌而卒諸子弟服成後或之瑞安或往滿洲即未去者亦避地秦川長水之間忠介命也而檢討獨具仲兄侍御或問之答曰止者報國行者全忠不相背也中藻方守福安遣人來迎時大兵盡平閩地僅餘福安寧德二城指日受師賓朋皆勸檢無往而毅然赴之中藻奉義兵科未幾侍御亦出城募兵而長圍四合助戰守凡六月累其大兵戰輒勝而援絕道梗大屯兵屯于郭不復附城而專待其糧盡

待御遣人縋城入見檢討復書曰吾兵猶足以一戰但朽腹枕  
戈勢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為歲南向望 飛塵起謂此援兵  
來也聞風旋鶴狀謂此援兵來也如此有又日矣而卒 然吾  
惟以一死待之而已城陷望百辟山歎曰此宋少帝入海處也  
賦絕命詞援綴兵至被執不屈其僕張貴年僅二十亦從焉嗚  
呼襄馬革以從兄可謂各遂其志者矣福安之陷也滿城迸散  
莫能言檢討之死故忠介之葬于黃蘗劉大學士沂春徐都御  
史孚遠作碑誄皆不及檢討事已而有焦甲者言檢討死甚悉  
蓋嘗在圍城中親見者也于是林太常時對高兵部宇泰為作  
傳附之忠介傳後檢討生于天啟辛酉三月三日殉于順治乙  
丑四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孺人忻氏先卒無子踰三十七  
年有游僧至郵冒稱檢討送歸錢氏其親屬叩之語不符詐窮

而遁侍御為文以辨其事于是忠介嗣子濬恭既行招魂之禮  
合葬檢討于忻孺人之兆而乞予文以表墓且曰誠懼因偽僧  
之故致仲父大節有晦故耳嗚呼檢之正氣旁魄于雲漢不待  
李翰之傳而後白許遠之誣其聊以備明史世表之參稽則未  
以無補耳

附東錢湖樵夫

續者舊卷十四

從亡諸公之二

吾鄉殘明遺臣葬于閩中者三錢忠介公在古田尚稱內地陳光祿在鼓浪嶼則瀕海矣沈太僕在羅諸則海外矣忠介之卒以戊子光祿則己亥太僕則癸丑之役其死愈晚其踪愈遠可悲也夫三公勲業有大小其德亦有顯晦然其依戀故國則一也忠介已見前卷今合陳沈二公為一卷

陳光祿士京字齊莫一字佛莊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明初遷鄞故姓陳觀察大亨其宗老之顯者也傳載鮑琦亭集亦不錄予求公之集二十餘年訪陳耆老凋謝莫能言公事者最後得其唱寓一集于老友董顯愚不勝狂喜尚屬公之手筆也然若人溫睿臨言嘗見公海年譜則天地間或尚有足本予日望之

公羈棲海外一十四年投骨不返志節可感天地而吾輩前輩  
如林無道之者亦咄、怪事惟萬季野修府志曾為公立傳而  
今人畧之文獻之佚良可恥矣

酌刀

我有寶刀日流血拍露流星橫捲雪石亦可割土可切天坊虛星  
主其穴昨夜時命兢兢用之割愁亦不裂豪歌斫地敲嗚咽西風  
夕照鳴鷓鴣吁嗟此刀苦不遭竟夜寒芒猶足奮追隨十年不憚  
時和風積雨飛寒濤吐花五色終難韜我且酌之十斛醪白虹吸  
浪刀醜醜

雨珠

灶烟不青厨草綠籬犬不鳴樹猿哭可食者巖山已童可採者蒿  
野如沐舊年白骨無黃邱今年幽魂溢兔錄昊天之感已成珠雨

滿當今飢饉迫

近事

驚見山前虎聞雄轟雷夜出嘯天風一區尚有希安土九廟何時  
返大弓海客煙霞隨去住漁軒蓑笠任西東諸公誰足除三患可  
有畸人周處同

年來

年來種植海之濱坵土東山不嫌貧  
榦喜松因無意古花嫌梅似有心  
春違時祇向鬚眉別遊迹安知姓氏  
珍江上丈人千載後咸知是識子  
眉人

即事

取次相宜作箸亭竹欄負曲竹方橋  
未須芟得湘江綠也道分將  
解谷春未戶誰家憐泣鬼烽烟冷  
靈嘆瓦螢苟閑止給山中假挈



水前豁月入瓶

送客江干秋意遠 塗楓葉萬山連馬嘶樹動風西至日落波明

湖北還我張歸難若戀 書傳去後但年、子卿瓊漱吞穀日翻

泣中華易地然

道人

道人歲月閻中長世外居停祇自商焚不因人三伏日寒其奈我

五更霜養雉山鳥衣添羽種子池魚夜宿粮但保此山無魏晉八

一椿弗羨蕊莊

秋懷

中秋候月、未來酒隨爐冷有限杯花露欲亮星珠白海水將明

天暮開仰看一釣在岩磊挂我百爰暹砌確君不見此月數奇亦

不偶十年前吾湖上友此時入我水窗樞笑索飽尊一夕酒于今

海上風波靜共我居諸照白首哀此白毛半百多生死其之宰相  
守不信魚龍亦我仇攫我懷珠巨如斗此珠不賣價不言懷以照  
人之妍醜

雜作

山林別有饒天地樵牧何須變姓名但使白云無我妬飢寒堅處  
保吾生

老去據鞍猶壯士年來東閣斃書生大鵬長喙思千里無奈春風  
不送行

浮沉漫度乾坤厄成敗何殊潮汐過俯首千年前後事一回搔首  
一長歌

詩話詩在海上與蒼水張公並稱雄伯蒼水之詩淵源華亭  
一派高渾壯麗固不類亡國之音公詩清雋流逸寄寓遙深

憂而不困別具風調惜其所存無幾遂不得其蒼水爭富然  
志臣義士得其叢殘之筆皆屬可寶正不以多寡論也

公家詩派山人大魯聞其先播于沈屠七子之則公族祖也  
然予不甚喜其詩鴻臚績公兄也東江亦曾以光祿召不赴  
其集最富然予亦不甚喜要不如公詩之本色也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或以為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  
政使九疇之後傳載結埼亭集不錄

諸羅季大令麟光序公詩曰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  
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斯菴學富情深浮  
沉于宦煙瘴兩者三十餘年凡耳目所及無巨細皆有紀載  
其間如山川津梁禽魚果目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  
真有心人哉斯菴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故著述多

晦而不彰及予來尹是邦出其藏以相示謂予能讀其文亦  
惟予能知其人也幼嘗覽西京雜記載上林今雲淵花木傳  
使人吳靈橘蒲萄之感今斯菴此詩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  
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可以不傳

葛衣吟

永樂時有河南傭者常衣葛衣余紹吳出奔亦衣葛今已

兩載

歲月復相從中原起戰鋒難違昔日志未 一時踪故國河山遠

他鄉幽恨重葛衣寧敢棄有遜魯室傭

貸米于人無應者

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烟霞煮得石但使清靈腹裡存詩瘦偏多

新意裕也知詩瘦恰隨秋高飛秋色入 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

我狂愚我自羞西山尚有中子在周全應盡性天愛乃二餓干  
載垂旅處寡視益增憾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  
屈曲為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  
正大家勢利正營、誰向此中審究竟昨夜夢中惟贈雲醒時捨  
得何紛、人間世事尚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感此高誼思所報  
木瓜何以思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却亦未曾除皂帽

寄跡效人吟

憶自丙戌乘桴南來閱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爰從  
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咏聊混居諸戊子入粵所吟亦多  
辛卯復來借居海島登山間水廊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韻  
雖邱壑清深感激時靈今秋檢閱笥中頓生愧悔不論開  
題記事悉付祖龍仲冬小窗冷坐欲再發揮飄泊情事機

神 偶得鄭哲三海泊吟不禁勃、步韻然哲三予未  
識其面也 錦六首之三

不道十餘處猶然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疑燕雁滄海春  
秋易滄桑日月遲為與靡聘感且滯水之湄

共說暫來耳淹留可奈何驅羊防叱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先施倦  
人間徧謫多旅途宜自適慨以當長歌

烟寒島上滿落日鬼畜侵支命全虧骨色慙總在心徑荒陶與淺  
袍各范寒深起舞雲徒事頻年聽翰音

吳正甫忽欲為僧以柬寄賦答

常說為僧好君今欲了緣果然撇得下只便悟當前但使身無累

毋令世有權釋名原早定不是愛靈園

予釋名  
括光